

北疆沒有大紅色的魚

冷。

天光漸開，映照成橙紅的海。

千百尾鱸魚，浮出潛入，橙紅的海瞬間轉為鱸魚背的黃綠，隨即又轉為橙紅，似幻象，是鱸魚面側、腦天上的鱗光。牠們年年肥碩歸來，清瘦離開。肥碩的是腹部的卵，清瘦的是續養又成肥碩。

冷。

崇莒揩起冰箱，下了礁石，往輕艇去。抽拉了引擎的繩，柴油引擎搭搭聲，發出酸氣。海面浮層油亮，那是藍紫色的。

船以十幾節速度往北方駛去。海風是否吹亂崇莒的頭髮？我看不清楚，小小的他又折了回來。我撒起了餌，海混濁了些，隨即又清澈。

我手後擺，拉緊二頭，長竿直挺，繩上魚肉已發出甜腥腐臭，甩出。

鉛陀墜落，停下繞線輪的轉動，不可放得太淺。

「崇莒，北方的海有釣到什麼嗎？」我問剛上礁的他。

我甩竿，光折射在路亞假餌上，如細刺針在我的眼上。

在礁石上蹲了下來，重心些許不穩，一手在岸上壓扶著竿，另手支撐。

竿輕跳一下，魚來了。

如點起摩斯碼的震動，魚來了。還不知那是什麼魚，站起身，張開眼，眼依舊有那被光襲後的光暈。撥動線輪，滋嘶響。

釣竿半彎，我不用力拉起，隨竿擺動，一圈一圈轉、半圈半圈放。等待牠累或意志消沉吧。崇莒網起了那尾碩大的鱸魚。

「這尾如果是紅色的，價格一定翻好幾倍。」崇莒說。

「船往東北方開遠一點，說不定有紅色的魚，但那就已不是東引了。釣這

裡的魚就夠賺了，幹嘛想那麼多。剛才你不是去了嗎？還要去嗎？走啊。」我說。

「沒事啦，想說北疆怎可能沒有大紅色的魚，很多本島的販仔再問紅色的魚。想說再北一點，海床會更深，但我剛開過去釣了一下，什麼也沒。」

是還不夠遠，再往東北駛一兩個小時，就會有紅色的魚。

東北季風一來，鱸魚找尋溫暖的地方靠岸，我們在礁岸邊等待，風好冷，拉起一尾一尾的鱸魚，又變得暖和。

島國最北的地方，冬日也最冷。

「國之北疆」的石碑立在那。國小時上地理課，說到台灣最北的地方，大家總說是富貴角，我舉手說是這裡，是東引。

「是台灣本島，不是這裡。」從台灣本島來的地理老師，有著許多音不捲舌不收聲的口音。他總叫我們國語說慢一點，像他一點。

「我們真該去台灣闖一闖。」崇莒說。我覺得這個話題太老套，難道這些北疆的年輕人都得離開，一年回來個一兩次炫耀自身的行頭，那些衣服物件模樣都已經可以超商取貨了。

「幹嘛去台灣？在這裡不是很好嗎？」

「好無聊喔。」在國之北疆的石碑下，他說。

「來喔，來喔，東引特產七星鱸喔。」

路過的旅客，幾個問這海的還是養的。

「這尾五斤重，養的有這麼大嗎？」崇莒說。

「養的吧，比較瘦就說是海的，別騙喔，少年家。你們這邊有沒有赤鯨、長尾鳥這些的？」

「沒，馬祖沒有什麼紅色的魚。」我說。

冬春時節才靠岸的海七星鱸，雖然台灣本島的西岸有，只不過那些沾滿了油氣與汙染，馬祖沒有工業，這裡的七星鱸就少了那些氣味。

「真的是野生的。」遊客沒搭理就走了。沒有工業什麼都沒，所以他好無聊喔。

「成哥，你要鱸魚嗎？」我打給台中的成哥問。

「不要啦，最近台灣都有大尾的養殖鱸魚，我都用那個當作海鱸賣。你這個一公斤要五百，他那個才兩百。要不然你批回去賣？」

心裡想可以，只不過這個季節的鱸魚多的跟海岸慢慢蠕爬的海葵一樣多。

「還是你要海葵？佛手？藤壺？」

「唉唷，你上次寄那個海葵，黑黑的像狗屎一樣，我打開就丟了。」

「海葵要用炸的，我不是教過你嗎？」

「台灣沒吃那個，要不然釣一些黑毛、石鯛，但是要便宜喔。」

「別說魚了。」崇莒將我的手機搶了過去。

「成哥，有沒有什麼好工作啊？想去台灣闖闖玩玩。」我不知道崇莒究竟要去闖闖還是玩玩。他聲音漸大，說的國語變得標準台灣腔一些，我們口音中的糊音少了些，我聽不清楚他說了什麼。崇莒拍拍我的肩，比 OK，我不懂在 OK 什麼。

「來喔，來喔，東引特產七星鱸喔。」我喊。

「收攤後還要不要再去釣？」我問。

「釣什麼，這些沒賣完啊，收一收寄給成哥。」成哥不是說不要，算了，他們倆說好了就好。

崇莒寫了成哥的貨單，馬祖七星鱸一公斤兩百。

南竿寄往台中的班機，起飛，濛在隨東北季風而來的空汙中，那些魚去了崇莒想去的城市會變得好吃吧。南竿坐船回東引，崇莒不斷提說成哥說我們可

以去台中，有工作可以做之類的話。

「走啦，走啦。」這句話講了七遍了。

國中的畢業旅行去過一次台中，在一中街迷路、在百貨公司無聊、在飯店旁的台中公園錯以為自己出國了，怎都是外籍勞工。他們在草地上唱歌跳舞，像是回到家鄉，其實不是，回到家鄉的他們才不會唱歌跳舞，就只是短暫的放鬆。「你不覺得東引很落後嗎？」崇莒問我們一群，大家都點頭說是。

畢業前，老師問班上有多少同學要去本島讀高中，班上有三分之一的人舉手。

當高中畢業時，老師問班上有多少同學沒有要去本島讀大學的，我舉了手，「你幹嘛舉啦？不讀大學很糗耶。」崇莒沒有要去，舉不起手。

那時，我想起那些將要去本島的城市、鄉村讀大學的同學，散落在各處會在某些地方聚集嗎？說起帶有口音的國語、閩語，卻唱不出自己故鄉的歌，因為都是那些流行歌吧。

留在東引沒去讀大學的，只有我們倆。整天釣魚、撬藤壺佛手，賣往台灣的魚販。我們收入並不差，但沒地方花。崇莒跟我說好，三四個月要放四五天的假去台灣本島玩一趟，去哪個城市都一樣，都是繁華的複製品。起初，會坐從基隆上岸的台馬號，我覺得基隆太濕、船坐太久，還沒到岸我就暈在船上，下船聞到的油氣太重，凝散不去。「既然都在基隆下船了，不如去東部走。」我提議，不過崇莒只說好山好水好無聊，來這就是要揮霍。

「你不覺得台灣很好很美嗎？」

「是啊，你都來十幾趟了都不膩，當然美。」

「拜託，我早上去拜訪客戶耶，你看今天晚上成哥帶我們出來玩，託這事情，有賺錢又有得玩不是很好嗎？」成哥是個魚市大盤，下午睡覺，七點起來吃飯玩樂，十二點工作。

暗色的空間，光是紅的，這種地方我跟崇莒並不是沒來過，一下就熟悉那些異國人說國語短促的尾音。「媽媽，找幾個麗絲陪我這兩個小兄弟啦。」來的女人，連紅色的光，暗到幽幻的空間都看得出已經老了，連美肌軟體都救不起了。

「小哥，你哪來的？」

「阿姨，我從極北的地方來。」崇莒說，成哥大笑。

一杯一杯喝。隔壁桌吵鬧說起異國的家鄉話，而我這邊，用雙手撫摸，說起身體的話。「換一個嘛成哥，這種我吃不下。」崇莒說。換來的是個越南女人，「你豪，老闆。」她飄上短促的尾音，而崇莒叫她過來，一定是音響聲音過大，我聽崇莒的話語就像是異鄉的口音。她將手伸進崇莒，崇莒亦然。

「喝，喝，看好戲囉。」成哥說。

那女人將上衣脫了，像是只在倆人的房間。隔壁桌的外國人開始歡呼，講起加油加油。我喝啦喝啦，這確實是一場戲，崇莒演得像是真的。暗色的空間，光是紅的，人、乳房、體膚什麼都變成黑的。

那次開始，去台灣都停留在台中那些紅色光的空間。

東引是沒什麼紅色魚的島。

春夏季盛產黃雞、石鯛、比目，入秋至冬盛產黑毛、黑鯛，冬春時節則是七星鱸。崇莒在宣傳看板上寫。

「為何沒有什麼紅色的魚？」

「我有釣過幾次真鯛。那算是紅嗎？」野生的真鯛是微粉紅帶點黑、紅槽也是紅帶點棕，北疆沒有什麼大紅色的魚。

東引的魚是黑色的或綠色的。黑色的是礁石磯釣的魚種，黑毛，石鯛躲在礁石洞裡；綠色則是在離海岸一小段距離的淺層海域，陽光灑下浮海的魚，綠色就像光影。魚的色澤，要不是為了隱藏；要不是為了裝成黑暗。

「紅色的魚，在微光的環境下會變成黑。」我點開影片給崇莒看，那是尾赤鯨，實驗室裡模擬三百公尺深的海，牠變成黑。

適應暗夜的我，只看到崇莒的黃白牙齒。

「一個月後，我們就去台中。」

「好，又要去玩喔。」

「不，成哥說要投資個馬祖魚攤給我們。」

「這裡賣魚賣不夠，還要自己在台灣賣。神經喔。」崇莒聽我這樣說，笑了，我不懂我說的話有什麼好笑。

「我不想去。」

「要不然你在馬祖批給我好了。」

「你他媽一定開些芭樂價，你開給成哥什麼公斤兩百的鱸魚，我這邊可以賣一斤三百，你賣公斤兩百，我們賠了多少。」

「怎樣怎樣，我們自己釣的就別算本錢啊。拜託有成哥，我們才可以逃離這裡耶。什麼北疆，北到凍僵。」

我看不到崇莒的牙齒，都變成烏黑。

「我去那裏賣台斤，你這邊賣馬斤給我就好。」

「馬斤五百克，台斤六百克，你這種錢要賺到什麼時候？」

「擔心我，就給我便宜一點啊，傻了你。」他又笑開了。

一個月後，我陪他去看馬祖魚攤的點，那是成哥隔壁村落的市場，空蕩的攤位，崇莒說要怎麼規劃，我問他要叫什麼名字？

「北疆魚攤。」

「靠北到凍僵。」崇莒又自己補了一句。

風吹進下午無人的市場，將剛休歇的市場味道喧嘩起來，是那些覆蓋在攤位上的帆布拍打聲，是那些血水、爛菜的味道，「這裡會很熱鬧吧。」崇莒說。

我分不清他在說這裡是哪裡。

「嗯。」

我想像起他的北疆魚攤吊起紅色的燈罩，所有的魚都沾染成紅的顏色。

「成哥，差不多啊，我知道要怎麼做了。接下來要去哪？」

「去越南查某。」

「要不要去？」崇莒問我。

崇莒醉倒在沙發，被敞開裸露的胸跟那些小姐沒有兩樣。

「走了啦，崇莒。」

「小弟弟，你一起玩啊。」一旁的大姊摸著我說。

「不了，謝謝。」我說，成哥在一旁笑，牙齒的齒垢更加顯明。

「你們兩個還真不像耶。一個這麼癢，你卻都不玩。怎樣，是看這些查某無，看無合意的。」

雖然成哥這麼說，我該有的反應依然有，卻怎樣都提不起性慾，連撫摸都懶。我在想那些東引黃綠色與黑色的魚，放在北疆魚攤的紅燈下會是什麼模樣。

隔天，崇莒宿醉未醒，他叫我先坐原定班機回馬祖，他留在這裡幾天。

空中看馬祖，沒有貫穿島的鐵路，沒各色建築，只有紅屋瓦、水泥的色澤，石頭屋看起來小小的。

落地沒多久，我開始處理成哥昨晚下的單。自己一人駛船，磯石旁作釣。

鱸魚很多，多到將藍紫色的海染成草綠。下竿，一尾又一尾。

公斤兩百的海鱸還真沒價，心雖然這麼想，手依舊拉起魚。

「年輕人很會釣喔，一下釣滿一百公升的冰箱。下次要帶兩個冰箱。」

釣剛好就好，東引的釣客前輩是這樣跟我說。

上岸之後，賣了一些雜魚給岸邊的餐廳，也得吩咐成哥的淡菜；明早潮弱時還得挖藤壺佛手這些。平時可以分給崇莒做的，現在只有我一人，很疲勞。

「你回來了喔，還是要回來東引。」剛下船的崇莒，臉色跟那天宿醉的臉沒有兩樣。他只說好想睡覺喔。在副駕駛座深深地睡，我還來不及跟他說明明天的工作跟那些台灣的單。

「好冷，東引特別冷。你看我的手都僵掉了。」

「冷到你說北之凍僵，北疆。去幾天台中就變成溫暖的台中人喔，還怕冷咧。」

「就快變台中人了，下個月就要開始做魚攤生意。你真的不去嗎？」崇莒說。

「不去，我當你貨主就好。」

「嘿，真的假的？」崇莒學起台中人講話，從包包拿出一罐東泉辣椒醬給我。

「真的不去吼。」而我刻意學的台中腔，並不幽默。

「有個照應也好。」

冷，清晨五點的東引。

我在碼頭等崇莒，手機沒接，人沒來。自己發動起小船的馬達，要往何處，操控馬達的手就往何處的反向前去。劃開海，海又隨即縫補，我回頭看了岸邊，

崇莒未到。我不知道看多久了，當我看向前方時，船差點撞上一旁的礁。就停在這，開始作釣。

拋下擬餌，手指敲著魚竿，擬餌在海中是在游泳，時緩，像是安逸在這環境，手指敲，動了，演得像是察覺有掠食者存在。海中的鱸魚總會被異於海的虹彩擬餌吸引，牠們害怕食物逃跑，吞下，勾住了嘴，轉身游動。

我握緊魚竿，淺海的鱸魚收一下繩就可釣起。

牠知道。

當靠近海面時，鱸魚躍起，在空中側轉，釣線繃緊，我輕放向前，鬆些釣線，幾次來回，牠就會累。我緩緩收，將釣竿放在固定器時，牠再度躍起洗鰓，用鋒利的鰓邊想要割斷魚線，未成，落水，在海面上側身呼吸，我撈起牠。

是尾肥碩的母鱸。

我知道，還有其他鱸魚，一尾被釣走的魚不會提醒其他的魚。

「為什麼不走呢？都看到其他魚被釣起來了。」我對一尾半斤多的小鱸魚說，牠開嘴合嘴，我只覺得自己像智障跟魚說話，我本想要將牠放生，野生的鱸小於一公斤就會瘦到只剩骨，沒人買，只不過牠吞鉤吞得深，我拉起線牠嘴張得巨大，吞下我半個拳頭，我不能放線，不然牠會將我手咬下。

鱸魚咬下會痛，輕微的痛，細小近無的牙齒磨人。

細小的痛，我不想忍耐，我大力拉扯，卻拉不出吞下的鉤。只好把線剪斷，鉤留牠體內，丟回海中。

再下竿時，我看到那尾小小的鱸，嘴跑出牠的胃囊，我拉得太大力了，我想。

撈起牠時，海中像是空無一物的深藍。

「為什麼不走呢？你都看到其他人走了。」崇莒說。

「來喔，來喔，東引特產野生鱸魚喔，坐月子滋補聖品，一馬斤兩百喔。」我在沒什麼遊客的北疆紀念碑前叫賣。

「唉唷，這尾魚怎那麼可愛，舌頭那麼紅啊。好像很會說話。」遊客說。

「大姊，要買嗎？這尾算便宜一點給你。」她笑笑走掉。

「選這賣，不是找死嗎？換地方啦。」崇莒說。

我們騎著摩托車，我揹著小咖冰箱回到老地方遊客碼頭旁賣。

「你賣這些有什麼用，你大的都交給餐廳了，這些小的隨便賣就好啊。」崇莒說。但我不想，價格就開那樣，你賣便宜不是破壞行情嗎？那些魚屍照了太陽，身上的綠褪了些，吹了海風，鱗片上出了白白的乾斑。

「這些魚都醜了，你要放好價格放到什麼時候啦？」

「來，我賣。來喔來喔，東引野生鱸魚，馬斤九十九就好。」人是圍了過來，沒多久將魚賣完，他將錢對分。「魚是你釣的，我這份拿來，請你吃飯。」

滿桌的海鮮，其實很膩。崇莒拿出東泉辣椒醬，要不然加這個，他將燙石蚶添上，炒麵也是，拿起筷子攪和，什麼都變粉紅色的模樣，吃起來就那個味道，我以為這就是台中人的味道，想也知道不是。

攤販的垂燈吊在我兩眼前，風一來晃了一陣。崇莒說起之後要做什麼，說要代理馬祖的海鮮進來賣，「我要將東引的魚用進台灣，像是南北竿的淡菜一樣大量銷入。」畫起許多願景，「我要去台灣當漁業大亨，呵呵。」說得跟笑得都很天真，他醉了，我想他在那些越南女子前都這樣說吧。

一陣強風吹歪明亮的垂燈，向旁一倒，我這桌暗下。

「敬漁業大亨。」他喝了我蘋果西打，醉倒。桌上的石蚶、炒麵依舊是粉紅色的模樣。

攙他回家，他一路上只問我要不要去。不要。

甚至後來發火說你就別來求我叫貨。我依舊說不要。

酒醒後他什麼都忘了。

酒醒後，他就說他要去台中了。

他在台中兩個禮拜。開幕前兩天傳了張圖片，上面寫著北疆魚攤開幕慶，野生鱸魚大特賣。後方的圖片是東引的石頭屋與藍眼淚，跟老人圖沒兩樣。我傳了棒棒貼圖給他。

「記得過來玩玩啊。兄弟。」他傳。

兄弟兩字，看起來陌生。

我出海，我以為他會下單，會下了許多的七星鱸魚，我也釣了許多，他沒有下單。

「崇莒，你需要七星鱸魚嗎？」

「兄弟，當然好啊，不過開幕當天我有備好了。」

我沒有回，安靜了很久，耳邊聽到崇莒的聲音喊起那些叫賣詞。

我拖到以往叫賣的地方，喊著，一整個下午沒賣幾尾。

「便宜賣你，崇莒。」

「明天寄來，你何時到清泉崗，搭計程車來，順便取貨過來。」

到達機場，國內線出口左轉便是機場的貨運站。我在那裏等我的貨進來，那箱沉沉的鱸魚與藤壺、海葵。秤了五尾有大有小的鱸魚，選了最大的藤壺與一斤的海葵（刻意秤六百克的台斤，而不是熟悉的五百克馬斤）。藤壺與鱸魚是給崇莒賣的，海葵是給崇莒的。寫著馬祖海產的外紙箱內，包了一層報紙、再三層塑膠袋，沒有裝保麗龍，馬祖的保麗龍太難買了，我想崇莒可以理解的。

我抱起馬祖海產，要去貨運大門攔計程車時，「年輕人，出境大廳那邊坐，這裡是載魚載貨的。」計程車司機指一旁的行李推車，要我將那箱放在上面推過去。計程車司機取完自己的貨，打開旅行車的車廂，我聞到東引碼頭的味道，清泉崗的空氣很冷，殘留在鼻息很久。

「年輕人，你這樣還要坐我的車嗎？」

「坐，我這箱也是魚。」我的手掌感到紙箱浸潤，紙變軟變薄。我將那箱放在長得一樣的紙箱上面，而我的手掌已經變白變皺，趨近一聞，「你先擦手再上車。」又拿了罐酒精給我，「噴一噴。」

司機要在台中市裡幾處放貨，我的地點最後，不過他只收載貨的錢，就當載我也同於載貨。一路聽他說這些店家拿了多少澎湖魚，一天就夠他載，也不用載客就能養家，又扯什麼海風會讓車容易壞，問我從哪裡來，聽到馬祖又開始說當兵的事。要到崇莒的鄉鎮還很久，我並沒有睡，經過巨大的營區，聽到戰機轟鳴，又走向台灣大道，進入好幾個市場，又離開。離開時，我總聞到一股味道，便看向自己的手，是不是又白又皺，浸潤在魚腥的海水裡。不可能的，早就擦乾又消毒。

我一直以為是司機的手沾了魚臭。下車時，開啟後車廂，那已是一整車的潮濕，防水墊沉積褐紅色的血水。我將貨快速拿下，蓋上車廂。「卡小力啦。」司機說，我拿了五百給他，就當作我是個會漏馬祖海水的貨。

我抱起那箱底已浸破，露出裡層塑膠袋，我找尋哪個角度不會滴漏海水，

會漏的孔洞細小，滴滴血水落下毫無聲音，仍讓我的長褲與襯衫濕透。車上那股味道，我已聞不到，成了習慣。

「好遠。」我自言自語。

我看到了遠方的紅色燈光與彩色霓虹，只有一人。

左腳舉起，水滴滑落脛骨，到襪子、到鞋墊，幾步腳掌已經浸潤。

又白又皺的。

你怎可以搞得這麼狼狽。崇莒會這麼說吧。

在離海很遠的鄉鎮，東北季風只代表溫度的差別而已，我感到陣陣的冷，來自東引的海，從這塊地的土穿過我的鞋。

我知道那樣的冷，沒有風在吹。

走到北疆魚攤，崇莒已將紅色的聚光燈關起，留下北疆魚攤的霓虹閃耀。

「你現在來是來收攤的喔？那個什麼臉色啦，這裡沒東引冷，怎一臉白，眉頭也皺，是怎樣長得跟我的手一樣。」崇莒給我看他泡在鹽水冰的手。

「這些給你。」「多少錢啊？」

他從腰包裡掏了三千給我。我本想拆開紙箱，拿出那張寫好的帳單。崇莒拆開，將帳單連看也沒看揉成一團，丟在飄著魚鱗的水溝。

「鱸魚喔，唉唷還有藤壺耶，那麼多藤壺要幹嘛？這裡沒人會吃。」

「要不你留著自己吃。」崇莒將那包藤壺丟到冷凍，藤壺冷凍就死了，沒人吃冷凍的藤壺。

他拿出那包海葵，「這個就真的讚了。走走走，兄弟跟我先回去換一套衣服，你也太臭。」

崇莒脫下半截式的圍兜，甩落魚鱗。

紅色的光，暗的空間，六點的外疆魚攤。

崇莒穿上半截式的圍兜，等待客人讓圍兜沾滿魚鱗。他排起各色魚種，排起比東引產的黃雞還黃綠的澎湖黃雞、比東引黑鯛還白的養殖黑鯛，排最多的是鱸魚，那些腹部肥厚的鱸魚，有五公斤大，約半身高的鱸魚，也有五百克的小家庭吃的鱸魚，卻都能從泄殖腔看到白黃色結塊的油脂，那不是東引的鱸魚，不是野生的鱸魚。

「來喔，來喔，東引特產七星鱸喔。來喔來喔，北疆的魚喔。」崇莒喊。

我帶來的五尾鱸魚參雜其中，只有我能認出來，偏黑偏瘦偏長嘴偏尖，沒有腹部的凝塊油脂，有卵有魚白。

排列好的魚，前方都寫了東引或是南竿、北竿接續魚名。

他將一尾尾紅色的赤鯨擺在最顯眼的地方。

東引沒有紅色的魚。

紅色燈罩的燈一打開，赤鯨的大紅更紅，養殖七星鱸的草綠變成墨綠，而我那幾尾東引的魚變得更黑。

「你知道為什麼東引很少紅色的魚嗎？」我問崇莒。他只說不知道。

「因為東引的海沒有很深。紅色的魚在深海無光會變成黑啊，變成保護色。如果活在東引的海，太淺了，紅色的依舊是紅色的，這樣就會被大魚吃掉。」

昨晚，暗的空間和紅色的光，將那些越南小姐很白的牙齒映成也很螢光的深藍。崇莒依舊跟那些小姐玩得很開，奶、親吻、遊戲。

「這拿去炸。」他從塑膠袋拿出海葵，往桌上丟，跟水球沒兩樣，一丟就破，水解的海葵變成了什麼顏色，沒人看清楚，都像是黑。

什麼胭脂味酒氣都不見了，是到哪都相似的海港味。

有些不同，海葵的腥臭、鱸魚的內臟都像是東引的藻味。

「媽的，你拿這種東西一下就水解，超臭的。」崇莒聽成哥這樣說，卻也大笑，一直解釋這我家鄉特產啦，拿出五千給清潔阿姨說小費小費。他又跳入了一個個看起來沒有血色的肉體之間。

水解的海葵，就是海水，地的濕滑擴散到腳邊。

「崇莒，你的鞋有濕嗎？」「沒啊。怎了，你的鞋都是臭海水喔。等等帶你去買一雙啦。」

我想他已經溺在這裡了，怎樣也沒感覺到濕，也不會感到浸潤的冷。

「你知道東引很少紅色的魚嗎？」「什麼啦，兄弟，不幫忙去旁邊吃早餐。」

「你知道東引很少紅色的魚嗎？」

崇莒打起鮭魚的鱗片，沒回我的話。

攤位前標示產地是馬祖的赤鯨，我從未在馬祖看過。

崇莒那天進了兩箱澎湖的魚，我循著機場送貨的計程車回去。

「我能幫忙你什麼嗎？崇莒。」回到東引，我傳給他。

「你要我幫忙銷什麼？你要不要先打給成哥？」

想回不用你幫忙也不用什麼成哥了，連這些我也懶得回。崇莒的訊息列跑出輸入訊息的狀態，但他沒有說出口，我本要問他何時要回來東引，刪除也不等於說出。「好無聊喔。」我說。

「在這裡不是很好嗎？」我說。我依然釣鱸魚，寄送東引與馬祖的海鮮，我不再寄給成哥跟崇莒，賣給別人價格好些，我依舊會在觀光客多的地方賣魚，打開一百公升的冰箱，不叫賣。

「小哥，什麼時候東引有紅色的魚了？你上次不是說沒有嗎？」

「運氣運氣啦。」客人挑了幾尾黑點笛鯛，從澎湖寄來，我放在冰箱裡賣。

「要不要帶幾尾鱸魚？」客人沒回。

「我送你一尾吧，給你吃吃只有東引的野生七星鱸。」

崇莒離開東引已經四個月了，能掀起海浪的已不是東北季風，而是溽熱的南風。東引的鱸魚仍然浮水，仍然可以作釣，釣客不搭小艇去釣鱸魚了，太瘦太小的鱸魚沒有拉力，過季就不好吃，價格就更差了。大家都去礁岩上釣黑毛、石鯛了。我依舊釣鱸魚，沒多久一百公升的冰箱滿了，裝了三箱回港，釣友說我這樣屠村，明年就沒得釣。我知道明年冬天，鱸魚依舊會靠港，這些鱸魚沒什麼人要收，牠們在我釣繩解開放入冰箱時，就從生命變成了食物。

我找不到人要賣，我找不到人要吃這些鱸魚，這些鱸魚又變成了廢物。

「還要鱸魚嗎？」

「你釣這季節的鱸魚是有病，你釣多少啊，賣多少？」

「馬斤五十。」

「馬斤五十，就公斤一百。」崇莒已習慣用公斤計價了。

「先匯款。七十公斤。」

「也太多。」「記得拿貨，飛機三點到。」我也不記得他有沒有匯款。過沒幾天，他問我還有沒有。

「沒有了。」「黑毛石鯛黑鯛呢？」

「沒，你那邊有紅色的魚嗎？」我問，崇莒傳來罐頭廣告訊息，上面寫北疆魚攤（龜山島手釣鮮魚），他的北疆變成是本島最北的龜山島附近手釣的魚，紅色的。

「你要嗎？紅色的魚比較好賣吧，台灣人就愛買紅色的。」他問。那些紅魚在深海中是黑色的，在紅色燈光中，人也近乎黑色。

「不用，東引沒有紅色的魚。」

熱。

在礁石下沒有魚。我開小船晃遊，今天的工作是幫村裡的人收收淡菜、牡蠣、裙帶菜，那些不急，我開往最近的礁岩甩竿。

沉重且時鬆時緊，往岩洞裡鑽，釣線密集地震動，魚齒磨啃。

是石鯛，我想。

我鬆了些，牠便不動，速拉線，牠已力竭。將釣竿固定，撈起側身漂浮的石鯛，多了個步驟也不覺得礙手，我才發現我已習慣自己作釣。

熱。國之北疆的熱，不會是最熱的。

往回航行，在浮球與浮球繫著長長的繩，掛了許多裙帶菜，我收起。下方的海變得清澈，我見到了密麻的小鱸魚苗，我將我所有的餌撒下，牠們吃餌跟金魚吃飼料沒兩樣。我笑了，看自己在海中的倒影，黝黑比實際年齡老了些，那不是保護色，也沒有紅色的光打在臉上，那是東引人的臉龐，是我在北疆的模樣。

